



反而黑人患者意見較多，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他們不相信，我是小兒腦神經科主任，常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認為我可能不是經由正常管道而獲此職位。但經過數分鐘的討論，他們放心了，臉上綻放了笑容，表示她們接納了我。

奇怪的反而是白人患者，即使是非常固執的，還容易對付。我體會得到他們想法的改變，他們最後會下結論道這傢伙一定有兩

把刷子，否則不會佔這個職缺。如今我不再有這樣的困擾了，因為多數的病人來診病前已知道我是誰，我長得什麼樣子。

現在的問題剛好顛倒，因為我在這一行已經出了名，許多人指名「我們要卡森醫生動手術，不要別人。」所以我的日程表排的滿滿的，甚至數月前就已預定滿了。

我有權利拒絕病人，必要時我這麼做，因為我不可能為所有的病人動手術。我也微

詢其他醫生來做，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畢竟要不是其他外科醫生放手讓我做一些有趣又有挑戰性的病例，我無法學這麼多。

在約翰霍布金斯學院一年的任期內，我接了個這輩子很棘手的例子。病人叫做馬達達。那時還不知她對我的事業有多大的影響。手術後的本身，對於議論不休的外科手術程序亦有影響。

△

母親，謝謝您！

／鄭以勒譯

多麼想

謝謝您智慧的言語

可是

我卻不能牢記

多麼想

謝謝您引用的經句

可是

我卻無法留在心底

然而，感謝您

我能有如此美好的回憶——

每天晚上

您在我床邊跪禱的雙膝，

遠客臨門

您為眾人擺上食物的雙手，

您在安慰教會裡年輕寡婦時含淚的

雙眼

您那蘊藏着無聲智慧的雙唇

您輕撫着我的髮際

讓我在您懷中得到護庇

詩班裡領唱指揮

您身上散發出天使的榮光

晨曦時讀經筆記

您的坐姿彷彿美的雕塑

為數不清的過客準備床舖

您揮動勤勞的雙臂

您充滿愛心

從來不發一句怨言

即使走過死蔭的幽谷

您仍從活水泉源中汲取力量

當父親離世安息主懷

您將悲哀化作喜樂

望著您，往事歷歷

彷彿一切都只是昨天

而今我依然注視、效法您

因您在我前面把道路鋪平

母親，謝謝您

您是我的母親

更是一位祂忠心的僕人

